

著 名 界 世 譯 漢

究 研 域 西

著 入 豐 田 藤  
譯 鍊 楊

行 發 館 書 印 務 商

藤田豐八著  
楊鍊八譯

漢譯世界名著

西域研究

商務印書館發行

# 目錄

- 一 杆泥城與伊循城……………一
- 二 杆彌與 Dandan-Uilik ……………一一
- 三 于闐之樹枝河及達利河……………二一
- 四 薩寶……………二七
- 五 莎車與 Ga-hjag ……………五一
- 六 吐谷渾與 Drug (Drug-gu) ……………六三
- 七 月氏烏孫之故地……………七七
- 八 月氏西移之年代……………八五
- 九 焉支與祁連……………九七

- 十 大宛貴山城與月氏王庭……………一一九
- 十一 論「釋迦」「塞」「赫羯」「丸軍」之種族……………一五一

# 西域研究

## 一 扞泥城與伊循城

據漢書卷九西域傳載：「鄯善國本名樓蘭。王治扞泥城。」又昭帝元鳳四年（A.D. 77）大將軍霍光遣傅介子刺殺其王，而立其降漢之王弟爲新主。據同書西域傳記其由漢歸國曰：

王自請天子曰：「身在漢久，今歸單弱，而前王有子在，恐爲所殺。」通考引國中有伊循城，其地肥美，願漢遣一將屯田積穀，令臣得依其威重。於是漢遣司馬一人，吏士四十人，田伊循以填撫之。其後更置都尉，伊循官置，始此矣。

按當時此國王都之扞泥城，固當孔道，至於伊循城，自亦相同。據同書卷七馮奉世傳載曰：「使持節送大宛諸國客，至伊循城。」關於脩與循之異同，後世有論之者。惟此伊循城之爲西域傳之伊循城。

殆無疑義。至於扞泥城與伊循城之位置，據北魏鄯道元之水經註二卷中，引釋氏西域記曰：

且末河東北流，逕且末北，又流而左會南河。會流東逝，通爲注濱河。注濱河又東逕鄯善國北，治伊循城，故樓蘭之地也。……其水東注澤，澤在樓蘭國北。扞泥城，其俗謂之東故城。

按上文中之且末，爲今之Charchan，而且末河，即今之Charchan（卡牆）河也。注濱河與Charchan河及塔里木河相會而有以下之河名。按澤爲鹽澤（蒲昌海）即今之Job-nor，是所謂伊循城，應在扞泥城之西。徐松已於漢書西域傳補注上卷中，根據水經注之文而言曰：「是伊循在樓蘭國西界。」然至近時，斯坦因（Aurel Stein）氏於其第二次西域考古學的探檢後，依據水經注及其他中國史籍所傳，推定伊循城爲今之Charhlik oasis，扞泥城乃屬其東方之Miran廢墟焉。○

然此與唐代文獻所傳，全屬相反，殊堪驚異。查斯坦因氏在燉煌千佛洞所發見而推定其爲沙州都督府圖經之斷片抄本<sup>①</sup>上載：

石城鎮，東去沙州一千五百八十里，去上都六千一百里，本漢樓蘭國。漢書西域傳云：地沙鹵、

少田出玉。傅介子既殺其王，漢立其第，（弟）更名鄯善國，隋置鄯善鎮。隋亂，其城遂廢。貞觀中，康國大首領康艷典，東來居此城，胡人隨之，因成聚落，亦曰典合城。其城四面，皆是沙磧。上元二年改爲石城鎮

州沙

屯城，西去石城鎮一百八十里。鄯善質子尉屠耆歸，單弱，請天子，國中有伊循城，地肥美，願遣一將，屯田積穀，得衣（依）其威重。漢遣司馬及吏士，屯田伊循，以鎮之，卽此城是也。胡以西有鄯善大城，遂爲小鄯善，今屯城也。

又曰：

鄯善城周迴一千六百卅步，西去石城鎮廿步，漢鄯善城，見今摧壞。

然則漢之伊循城，乃唐之屯城，而扞泥城，卽其石城鎮也。若屯城果在石城鎮之東一百八十里，則伊循城應居扞泥城之東一百八十里矣。關於此兩城之位置，其與水經注所載者，東西全屬相反。不過，此抄本之跋文，記載：「光啓元年十二月廿五日，張大慶因靈州安尉使嗣大夫等來至州於嗣使邊（處？）寫得此文書記。」此固爲抄本書寫之年月，非纂輯之年月也。又推定與此書爲同樣之斷

片者，爲伯希和 (Pelliot) 氏燉煌發見之抄本。苟通覽此兩抄本，書中紀年未及開元九年 (A.D. 721) 以後。且因唐諱作虎爲武，四民作四人，隆作隆，基作其等等推察之，殆屬開元年間物，至遲亦係天寶年間所成，決非肅代以後之物也。因此，見於新唐書卷四地理志：貞元宰相賈耽所傳之西域通路，關於此方之記事，似頗據此書者。其文如下：

又一路，自沙州壽昌縣西十里，至陽關故城。又西至蒲昌海南岸千里。自蒲昌海南岸西經七屯城，漢伊脩城也。又西八十里，至石城鎮，漢樓蘭國也。亦名鄯善，在蒲昌海南三百里，康輿典爲鎮使，以通西域者。

就大體言，與上引斯坦因氏文書相同。但「七屯城」之七，或如伯希和氏所指摘，蓋因誤看屯字，而另加七於屯上者。至於「西八十里」一句，顯係脫落一百字無疑。況賈耽所傳緊接前文而言曰：

又西二百里，至新城，亦謂之弩支城，輿典所築。又西經特勒井，渡且末河五百里，至播仙鎮，故且末城也。高宗上元中更名。



惟在斯坦因氏文書中，則載：

新城

東去石城鎮二百卅里康靈與之居  
善先循此城因名新城漢爲鄆之城

幡仙鎮

故且末國也漢書西域傳云去上都六千八  
百廿里隋置且末郡上元三年改幡仙鎮

據上所述，則水經注所傳，與推定爲沙州都督府圖經之斯坦因氏發見抄本，以及新唐書地理志中抄錄之賈耽所記，關於扞泥城與伊循（脩）城之位置，正屬東西相反。若以水經注所傳爲正，則斯坦因氏以伊循（脩）城爲 Charhlik，扞泥城爲 Miran，具有相當理由；更若以斯坦因氏發見抄本及賈耽所傳爲正時，則如赫爾門（Herrmann）氏（基於格倫那爾 Grenard 氏之所見）之視扞泥城爲 Charhlik，<sup>④</sup> 亦具相當理由也。對此問題，斯坦因氏以爲水經注所傳，蓋在圖經及唐書之前，故不足以解決此問題。惟此地方，在唐代之前，已久離中國人之手，且在圖經及其他記錄筆成時，此地早爲吐蕃所侵占，凡此皆當考慮者也。<sup>⑤</sup> 然此種漠然之議論，（姑且不論其誤謬處）抹殺圖經及唐書所傳，其理由固甚薄弱。

然則此種相反之論證，究應如何解釋？唐初，此地以石城鎮爲中心，在其東方百八十里處，有

所謂屯城（七屯城）者，據圖經以及唐書所傳，乃無疑之事實。然在當時，名石城鎮曰大鄯善，而屯城（七屯城）曰小鄯善，據圖經亦然。且接近石城鎮有稱爲鄯善城之廢城者，相傳爲漢鄯善城云。此豈該書編者泛空之論歟？若是，以石城鎮爲漢鄯善城，即扞泥城者，卻有相當之理由。因此，以其東方百八十里之屯城（七屯城）爲伊循（脩）城者，亦非不妥。惟石城鎮旁之廢城，果如當時所傳，而爲漢鄯善城乎？或僅古鄯善城耶？其問題，實在此矣。

實則北魏之頃，鄯善於扞泥城之外，復有東城者，即在北魏書中，亦記及之。如據該書○二西域傳所載：「鄯善國都扞泥城，古樓蘭國也。」又據該傳敘述北魏世祖平定涼州，沮渠無諱走保敦煌，使其弟安周進擊鄯善。其文曰：

〔鄯善〕王比龍恐懼欲降，會魏使者自天竺、罽賓還，俱會鄯善，勸比龍拒之，遂與連戰。安周不館，退保東城，後比龍懼，率衆西奔且末。

按北魏書之西域傳已紛失，今所傳者，乃採自北史。惟就此記事之內容觀察，似爲北魏書之原文也。又在該書卷九沮渠蒙遜傳末，亦記載同樣之事實，且見有東城之名。夫安周之進擊鄯善，固係由東

而西，且所謂「退保東城」者，可知當時鄯善王都於此城之西方也。試更由「會魏使者自天竺闕  
寶還，俱會鄯善。」復曰：「後比龍懼，率衆西奔且末。」等記錄觀察，益覺其然焉。換言之，鄯善城在東  
城之西方，當時之鄯善城與東城，即唐代之石城與屯城（七屯城）就方位上言，實頗符合。予輩  
以爲圖經中，以石城爲漢鄯善城，所謂漢鄯善城者，或即北魏時代之鄯善城歟？

誠然，如前所述，北魏書所載：「鄯善國都扞泥城，古樓蘭國也。」若果信任此記載無誤，則北魏  
時代之鄯善城爲漢之鄯善城，即扞泥城是也。惟予輩對此，猶有異議焉。如前所引用者，北魏人酈道  
元，其在水經注中註於鄯善國曰：「治伊循城，故樓蘭之地也。」已明言之矣。然則北魏時代，此國之  
都城非扞泥城，當爲伊循城也。換言之，沮渠安周攻伐此國時，國王比龍之都城，非扞泥城，而爲伊循  
城，即當時之鄯善城也。又酈道元曰：「扞泥城，其俗謂之東故城。」此即安周「退保東城」之東城。  
以其在東，故稱東城。復以之爲漢代之故都，故名故城，實則即扞泥城之謂也。然則酈道元所傳，固與  
歷史的事實相吻合，且北魏書之編者曰：「鄯善國都扞泥城，古樓蘭國也。」此爲中國史家之通病，  
襲前史之文，而不顧其時其地之變遷。例如此文，不過略一改纂漢書所載「鄯善國，本名樓蘭，王治

「打泥城」耳。但圖經之編者，以北魏時代之鄯善城（即伊循城）根據傳說，而爲漢代之鄯善城，顛倒東西之位置，擬爲石城鎮矣。苟以北魏書之記載，無批判而解釋之，則縱如賈耽之博識，亦必陷入此誤謬中。

又關於此伊循與伊脩（脩）擬費一言。如前所述，漢書西域傳及水經注中，對此城名作伊循；而漢書馮奉世傳及沙州邵督府圖經、唐書地理志中，則作伊脩（脩）。徐松於其漢書西域傳補注上卷中，記曰：

按淮南假真訓，處士脩其道，御覽引脩作循，後書獻帝紀吳脩，袁紹傳作吳循，循脩雙聲字。此說，固有一面理由。但脩在昔常作脩字，蓋因其與循字之字形，頗相類似也。王彥孫於其讀書雜志卷三中，言「隸書循脩二字相似」一節，舉例甚夥。其文曰：

繫辭傳：損德之脩也。釋文曰：脩，馬作循。莊子大宗師篇：以德爲循。釋文：循，本亦作脩。史記曆書：朕唯未能循明也。漢志：循作脩。商君傳：湯武不循古而王。索隱曰：商君書作脩古。漢北海相景君碑：陰故脩行都昌台邱邈。金石錄曰：案後漢書百官志注，河南尹官屬有循行一百三十人。而晉書職

官志州縣吏皆有循行。今此碑陰載故吏都昌台邱暹而下十九人，皆作循行。他漢及晉碑數有之，亦與此碑陰所書同。豈循脩字畫相近，遂致訛謬耶？隸續曰：循脩二字，隸法只爭一畫，書碑者好奇，所以從省借用。

蓋伊循與伊脩，因字畫近似，得視爲其中某一之誤。但究竟以何者爲正？何者爲誤？則以今日不知此城之原名，無法決定，乃屬遺憾耳。

〔註〕 ① Serindia, Vol. I, Pp. 318 Sq.

② MS. Ch. 917. 根據東洋文庫所藏影片。

③ 予所藏之影印本，及羅振玉刻沙州圖經。

④ 羅振玉沙州圖經跋。

⑤ Le "Cha tcheou tou tou fou t'ou King" et la Colonie Sogdienne de la région du Lob Nor (Journal Asiatique, Janvier-Février 1916)

⑥ Die alten Seidenstrassen, S. 100 及其附圖。

⑦ Serindia, Vol. I, P. 327.

一 扞泥城與伊循城

原书空白页

## 二 扞彌與 Dandān-Uitk

由現今之 *Niya Oasis*，沿 *Niya* 之河床，北去約七十五英里，其處有所謂 *Niya site* 者，謂卽漢時之精絕國。此說乃創自格倫那爾氏，其後有赫爾門氏和之。○迨至一九〇一年，斯坦因氏再度在此地試行發掘，遂得見遺物及文書頗夥。○此說亦因是而略得確定。予輩在此，固無異論，但關於前漢書之扞彌，與後漢書之拘彌所在，予輩深感從來學者所說之不足焉。

此國名，始見於史記卷一大宛傳：「大宛……東則扞架于真」之扞架，其在集解中，則載：「徐廣曰：漢紀曰：拘彌國去于真三百里。」按漢紀一書，固不待言，乃荀悅所著。但據漢書卷九西域傳，其國都與國名，同爲扞彌，由精絕西至扞彌，計四百六十里；再自此國西通于闐，凡三百九十里。惟在後漢書卷一西域傳中，以此國名，與漢紀相同，而作拘彌。其都城，則稱寧彌，且在漢書此國之傳末，亦見「今名寧彌」。蓋在班固時（卽後漢之時），不僅都城，卽國名亦稱拘彌或寧彌也。然在當時，其國

屢蒙于闐之侵略，特漢人支持，始得苟延殘喘。及至三國時代，以國勢衰弱，卒爲于闐屬國之一，其事，魏略◎記載之。

考究此國之所在，其應參考者，以宋雲行記◎爲最古。據此記所載：由左末（且末）城西行一千二百七十五里，至末城；由末城西行二十二里，至捍婁城；由捍婁城西行八百七十八里，而至于闐國。復據大唐西域記卷十曰：由于闐東行三百餘里，至戰地；由戰地東行三十餘里，至婁摩城；由此渡過婁摩川，東入沙磧，計行二百餘里，而至尼壤城。查宋雲行記之里數，固難立信，惟其對於捍婁城南十五里處之丈六佛像，記曰：「人有患，以金箔帖象，所患處卽得陰愈。」此與西域記中婁摩城之彫檀立佛像所載：「凡有疾病，隨其痛處，金薄帖像，卽時痊復。」完全相同。職是之故，一般學者，俱謂行記之捍婁城，卽西域記之婁摩城也。

次據新唐書卷四地理志抄錄貞元宰相賈耽之所傳曰：

于闐東三百里，有坎城鎮。東六百里，有闐城鎮。南六百里，有胡弩鎮。西二百里，有岡城鎮。西三百九十里，有吉良鎮。



復敘且未至于闐之行程曰：

又西經悉利支井、祿井、勿遮水、五百里于闐東蘭城守捉。又西經移杜堡、彭懷堡、次城守捉三百里，至于闐。

按守捉與鎮同義；所謂次城守捉者，卽次城鎮。由此而西至于闐之里數，計三百里。次城守捉之次字，試將以上兩文對照觀之，顯係坎字之誤。惟此坎城鎮對於于闐之方位及里數，一般學者以之擬作西域記之婁摩，則自與宋雲行記之捍麼爲同地矣。且如故沙晚（Chavannes）教授所考斷，<sup>④</sup>漢之扞彌、拘彌，由其大體上之位置論，卽西域記之婁摩，新唐書之坎城鎮，學者大抵依從此說。但西域記之婁摩 *Bhima*，新唐書之坎城鎮，實如斯坦因氏所言，謂卽現今 *China oasis* 北端約十二英里處之 *Uzun-Tati* (the distant Tati) 或其附近。<sup>⑤</sup>（此固尙有如韓廷頓 *Huntington* 之異說<sup>⑥</sup>）而見於 *Mahmūd Karam Kabuli* 傳說中之 *Kenhan* 城，殆亦指此。<sup>⑦</sup>新唐書之坎城，恐此 *Kenhan*，卽其對音也。不過漢代之扞彌、拘彌是否與唐代之婁摩、坎城爲同一地方，猶多疑義焉。因此，新唐書地理志中，抄錄賈耽所傳，除上引關於坎城鎮（次城守捉）之文以外，復記：